

王弘海《建州城怀古》赏析

《建州城怀古》原诗

建州城堞久蒙莱，
胜国流传尚可哀。
洞主有祠依绿树，
美人无地问青梅。
千年往事空啼鸟，
一代遗踪尽劫灰。
远漏溪头东逝水，
凭高怅望意迟回。

王弘海(1541—1616)定安人，明嘉靖乙丑科进士，官至南京礼部尚书，系明代诗文大家。这首诗是他致仕归里后，走访元代南建州城遗址后写的一首怀古诗。要弄清这首诗的思想内容，必须知道元代末年宫廷内争，图帖睦尔被放逐来琼州的一段趣事：

元朝至治元年(1321)，图帖

睦尔因宫廷内争，被英宗放逐琼州，他居琼期间，曾爱上琼州元帅府的一位婢女青梅却不能如愿。青梅是定安人，是位知书识礼的美女，他追求青梅不得感到气馁，曾赋诗自嘲云：“自笑当年意气豪，手攀银杏弄金桃，岭南地僻无嘉果，问着青梅价亦高。”后他到定安南雷响(今定安县岭口地区)游玩，得到峒主王官的礼遇，待他很好，并为他出三百金聘娶青梅，使他居琼颇为快活。公元1328年，图帖睦尔被召回登帝位，改年号为天历元年。他为了报答王官对他的礼遇，便在登帝位的第二年(1329)将定安县升为南建州，封王官为世袭

知州，册封青梅为妃，派人迎接上京，可惜青梅命薄，病逝于上京的杭州路上。明洪武二年(1369)元亡后，王官后人王廷金不服明朝管辖，举兵叛乱，明王朝派莫宜宝(定安仙屯村人)带兵平乱后，废南建州复改为定安县。南建州自成立到被废，只不过短短的四十年的时间，而被废至王弘海为官的万历年间，也只二百余年。

作者在诗的开首二句，便写了他看到的古州城的荒败景象，城堞早就被野草灌木丛掩盖埋了，那被灭亡了元王朝流传下来的古迹和往事，也颇令人感到可悲可叹。这些往事是什么呢？

作者在第三、四句点出了定安被升为南建州，王官被封为世袭知州的史事，以及图帖睦尔和青梅的风流韵事。元朝亡了，南建州被废了，但王官却有人为他建祠在这荒废的州城边，以示纪念，这大概是他的后人之所为吧，作者在第五、六句写出了对历史往事的慨叹。沧桑巨变，历史无情，那些久远的往事，大多被后人淡忘了，被时间湮埋了，而那些朝代更换所留下来的遗踪古迹，也大多化为劫灰，坍塌，荒芜，被野草树丛所淹没，就像看到了南建州古城一样，昔日的宏伟、繁华都像云烟一样消逝了，任人对着这遗迹凭吊遐思、慨叹。诗的第

七、八句，写作者在对南建州城遗址思考慨叹时，他站在高处忽然看到城址附近的远漏溪，那条流淌着的清清水，一直向东流去，永不回头，使作者的思考更加深化了。朱元璋灭亡了元朝，创建了明朝，曾兴盛一时，但到了王弘海为官时代的万历末年，明王朝由于奸党专权，政治腐败，日见国势衰落，他虽然当了南京礼部的大官，但万历皇帝并不听他的谏言，不得不辞官致仕归里。现在看到被本朝灭亡了的元朝南建州城遗址的荒败情形，不觉为明王朝的衰落而担心。担心明王朝也正在走前朝被灭亡的老路，明王朝现有的城邑繁华，也将会变为像南建州城一样的荒败。作者在访南建州城遗址后，心情是非常沉重的，想得很多很远。“凭高怅望意迷回”正是作者的心声，也是这首诗的主题。

海南古代名人诗作赏析

■ 许荣颂

印象“三伯公”蛇

■ 何慧

那时我还小，但一直到现在，我还无法忘记它和我不到半米的近距离接触，特别是它那对乌黑发亮的眼睛……

从小我就是一个对一切都好奇的孩子，四岁时，爸爸把我送到老家白塘村让奶奶带我。这倒也好，农村有许多新鲜的事物是城里所没有的，满足了我小小的好奇心。

果然，到了农村，我发现这里有许多在城里找不到的乐趣，在农村度过的童年岁月在我脑海中留下抹不去的印记。“三伯公”蛇就是留在我脑海里深刻的印象之一。

那天上午，太阳出来了，暖烘烘的，我拿着小树枝在庭院玩，奶奶正用大葵席晒稻谷。我看到不远处的灌木丛有条个头不大的灰蛇爬出来，它爬到了一堆石头那里停了下来，好像在享受着这温暖的阳光。我带着好奇心对奶奶说：“奶奶，你看，蛇。”要知道在城里是不可能看到蛇这么自在随意、不顾忌人爬出来的，还呈现出一副慢吞吞、懒洋洋的样子。奶奶倒是见怪不怪地说：“这是‘三伯公’蛇，不咬人的，是好蛇。”我听后奶奶这么一说，立马跑到蛇跟前，近距离观察起它来。然而，觉得新鲜的是我，那所谓的“三伯公”蛇不慌不忙地在那里静候我到它跟前，它也看着我，就这样，我不动，它也不动，互相对视。过了一会儿，它才慢慢地爬到石头缝里。接着的那几天，每次堂叔抱我经过那堆石头的时候，我就开始注意“三伯公”蛇，并且总能见到它的踪影，有时是一只，有时是两只。久了我也跟村里人一样，对蛇与人的这种和谐共处见怪不怪了。在农村，庭院的周围总是有一些杂乱的石头和灌木丛，它们在那里生活，虽然与人的住宅很近，但从未听说它们侵犯到人或是一家禽。

这个记忆就一直留在我脑海里伴随着我回城，在我上小学六年级的某天，因老家的亲戚建新房，叫我们回去喝入室酒，我回到了熟悉的庭院，却找不到那印象中“三

伯公”蛇栖息的灌木丛和那堆石头，原因是建房子占用了。于是，我也就不再去寻找它的踪影了，慢慢地淡忘了与它近距离对视的一幕。

上大学的某天，我和爸爸妈妈在看《人与自然》这个电视节目，画面正近距离地呈现毒蛇之王——眼镜蛇王的生活习性，这突然勾起了我与那“三伯公”蛇近距离接触的记忆。我问爸爸：“我小时候回白塘村老家玩，曾与一种叫‘三伯公’蛇近距离对视，然而现在却找不到了。为什么那蛇的名字这么怪，叫‘三伯公’，它的学名是什么？”其实“三伯公”是用海南话翻译过来的，海南话所谓的“三伯公”其实是道教的民间道士，据海南民间广为流传的，道士有一种与天相通的法力，能够替人消灾解难，祈天造福于民。爸爸对我说：“我也不知道学名叫什么，只知道这是一种坡蛇。人们什么蛇都吃，就是不吃‘三伯公’蛇。在农村，只要人们的房前屋后有灌木丛和杂石堆就能看到它们的踪影。现在，村里的人富了，家家户户盖起了新房，杂石堆和乱草从自然没了，它们要另觅栖息地。听祖祖辈辈说，之所以称这种蛇为‘三伯公’是因为它们善良、有灵性、不伤害人，体现那些民间道士所传授的，教人向善，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天人合一。”

即使现在我回到老家白塘村见不到“三伯公”蛇的踪影，但我还是会不由自主地想去那一幕：我和它这么近，不到半米的距离。我是出于好奇，然而它却那么自然地用它那双乌黑的眼睛与我直视……奶奶的话又在耳畔响起：“这是‘三伯公’蛇，不咬人的，是好蛇。”

注：海南民间所说的“三伯公”蛇，是一种村野常见的无毒蛇，头小身细长度不超过80公分。灰黄色花纹，以捕吃青蛙、昆虫为活，属黄花蛇类，学名不详。由于人们使用农药化肥引起生态环境变化等原因，此蛇数量大为减少，在村野也不易见到了。

心痛如昔

■ 林先锋

翻开随身携带的记事本。
看见自己写下的都是关于你的心情。
长长厮守的缠绵。
原来只是纷飞的错觉。
清醒的泪水抹去了所有你的画面。
也许只是因为我把对错看得太重。
但你比谁都清楚真心离伤心最近。

整个记忆都是伤痛。
疲惫的你谁来管。
如果那夜将你抱紧。
也许结局会不一样。
喜欢雨中抱你紧紧的感觉。
天都知道这是仅有的安慰。
你心一狠我跟着慌。
放肆的嘴再说得太勇敢。
你的多情出卖了我的爱情。
好梦一下子全都清醒。

天亮了心却仍清醒。
没有黑夜能躲在哪里。
泪水陷入爱与不爱的迷阵。
梦都碎了你却仍清晰。
似有似无让人更沉迷。
戒掉所有期许也失去了自己。

让所有誓言都化作轻烟。
不让我的心泪水中搁浅。
将所有思念都放逐天边。
让你的容颜在记忆中湮灭。
但愿时间能稀释得了我对你的感觉。

徘徊在你离开后的滇池堤岸边。
发现曾熟悉的一切都已离我远去。
只有雨的温柔来唤醒那沉睡的伤痛。
青青的垂柳木马秋千在凄风冷雨中飘摇。
哇好高高高啊我的脚尖碰到树上的叶子了。
你的欢声笑语在朦胧的雨雾中忽隐忽现。
过去的点点滴滴都将是梦中甜蜜的追思。
悠远的牵挂从此便成了我永远的心痛。

站在今朝的角度无心地回望昨儿的伤口。
才发现自己真的有那段傻那种痴。
抹不掉的曾经隐隐在撕裂我受伤的心。
就算是回来你回来过的往事阡陌。
昔日的失落也只能徒增许多惆怅。
清晨的朝露和春风铺展不了我新一天的路程。
为何我不能潇洒地抹去昨天的忧伤和烦恼。

落寞的酸楚入淡忘的夕阳余晖中。
曾经的眷恋只能在梦里反复地重现。
无言的悸动只能心灵的感触去回应。
朦胧的迷惘左右着那份执着的坚定。
一颗永恒的心永远只为你而颤动。

远隔了距离的我压抑不住心中的思念。
常流连忘返你我初次相约的海边公园。
执着的守望着你荡过的秋千旋转的木马。
期盼有一天你微笑着向我招手。
但每次都是在最后的伤心处离去。
也许在未来的日子里。
我的守望将延续成无休止的音符。



程范松书法作品

更正

本刊155期
刊发的《咏于鹏》
作者余继光有
误，应改为余继
先。